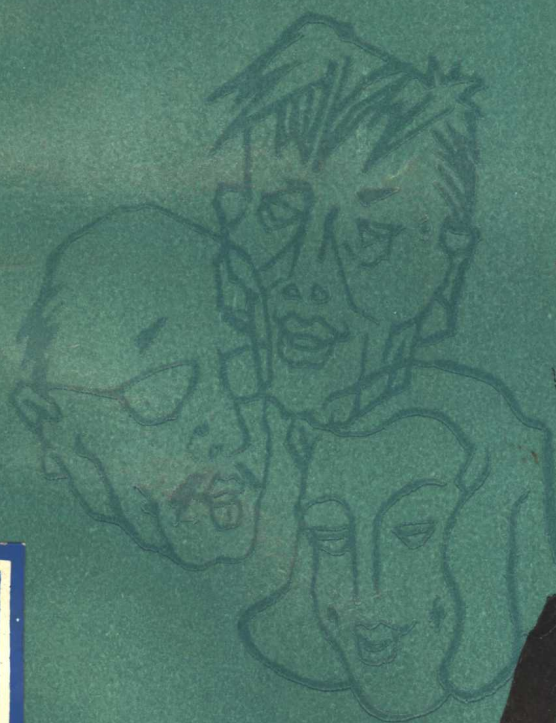


罗维扬

明日見分曉



作家出版社

明日见分晓

罗维扬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186号

明日见分晓

作者：罗维扬

责任编辑：白连国

责任校对：马云燕

装帧设计：崔君旺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53千

印张：7.5

插页：2

印数：0001—1,800册

版次：1993年1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587-9/I·586

定价：4.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刻字世家.....	1
鳖 王.....	9
淬 砺.....	17
老不慌.....	68
何先儿.....	73
二 哥.....	79
鞋与路.....	85
司机妈.....	93
柳司令.....	98
家 籍.....	103
老 批.....	110
幸存者.....	116
绝招儿.....	123
姓jiang的叔叔.....	131
能 人.....	141
照 像.....	148
古久先生.....	157
南 瓜.....	163
明日见分晓.....	170

刻字世家

雕章治印都是刻字，雕章并非治印。

治印是文人圈里的事情，一种儒雅的风气，国粹得很，雕章是卖手艺，做生意，赚钱，混饭吃，养家糊口，俗，高雅不起来。

李半仙是个雕章的，铺子就开在县委招待所旁边的那条小街上，门面窄，后面居家过日子，前面雕章做生意。前后是通的，只隔一道门帘。他老婆除非端茶送水，是不挑开这门帘的，躲在里面挑花绣朵，闺秀得端庄美丽。前门口屋檐下吊一幅招旗，白底黑字红牙边，“李半仙刻字店”，有棱有角周周正正的老宋体，是镂空在马粪纸板上印上去的，很显眼，百把丈长的街，人从两头进来，一眼就看得清楚。进门一张方桌，桌上用三角铁焊了框架，前面，上面，两侧，镶着整块的玻璃，像修手表那样，防灰，也增加一点文明抑或神秘的气氛。旁边吊一个本子，来雕章的先上面写下名字，雕成了，在名字下盖上章，这便是李半仙的工作成绩、业务

档案、收入积累、印谱大全。一本又一本，都渐渐地毛了边，卷了角，全由老婆保存在樟木衣箱里，说不定哪天公安局破个什么案子要拿去翻一翻。

李半仙的岳父会治印，诗词歌赋都有一套。他是向岳父剽学的，雕章前只读过《三字经》、《四言杂字》。吃这碗饭后，买了本《百家姓》，添了本《新华字典》，这也就够了。

不识字的老百姓爱雕木头章子。要用的时候盖一家伙，代替签字，免得按红手印，记号而已，用不着讲究。雕章的木头可有讲究，一般的树木不行，纹路粗，刻不出小字来；太硬的也不行，刻起来费力，慢。要木梓树（即乌柏）和狗骨头树。砍了树，搁一冬一夏，对头一年，干定了性，再刮皮，锯成寸把厚的一饼一饼，码在阁楼上。隔些时取下一饼，横剝直剝，剝成大拇指粗细的一方方木块，再用利刀切边，下宽上窄，这便是章子坯了。雕木头章子，无论是4字、3字或两个字，都按4个字收钱，解放初期每个字5分，涨到如今每个字5角，没人嫌贵。

干部雕章慎重些，石头的，有机玻璃的，带长字的要雕牛角章。字也不像木头章那样一律的老宋，要楷体、隶书、篆字，形状也变成长方、椭圆乃至菱形。带长字的则不，都要四四方方堂堂正正的方印，四周的边也宽那么一点点，专要最为庄重的隶书。雕这章赚钱。雕一个抵得上雕一二十个木头戳子。章坯是从城市里批回来，零售出去，当然也赚钱。

县城里只两家刻字店，李半仙的牌子比那家老，生意比那家好。1956年曾响应组织起来的号召，合成一家城关刻字合作社，捏来捏去捏不到一块，还是分开了，各干各的。靠

雕私章，发不了财，只能糊一家人的嘴。得刻公章。

刻公章，刻一个是一个，圆疤疤，刻着来劲，赚钱。李半仙有生以来，最得意的是，从刀下涌过几次刻公章的高潮。到晚年写回忆录，像将军笔下的几大战役。

第一次是“文革”初起，先是学生来刻，“红卫兵××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红卫兵××部队总司令部”等等等等。开始一个学校一个组织，到一个学校几个组织几个学校一个组织，到一群学生一个组织，到随便几个人一个组织，忽拉一下，一批组织垮了，又冒出另一批组织，一个人也可搞一个组织：一杆枪战斗队。李半仙隔壁一个初二学生，一个人刻了个“红卫兵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前线总指挥部”的大印，印面碗口大，那小子总怕大印被盗大权旁落，成天用大手帕把大印系住吊在裤腰带上，跑路一甩一甩，总碰他的小鸡鸡。再是工人来刻，农民来刻，后来机关干部也刻。李半仙一律欢迎，来者不拒，只要有公检法的介绍信，他都刻。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几把刀子换着刻。老婆早丢了花红，在后门口为他磨刀，把那块从木兰山背回来的上好磨石磨矮了3寸。李半仙刻累了，一仰身，四肢拼命伸展，躯干硬坚，嘴里呷呀呀叫唤一声，骂声娘，解解乏，又刻。

一次高潮过去，李半仙赚了不少钱，却积劳成疾，收摊子养了半年病，儿子李小仙女儿李俊仙常倚床为他捶背。

病初愈，第二次刻公章的高潮又汹涌澎湃势不可当地来了。上海滩一月革命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城乡，“××××学校革命委员会”、“×××厂革命委员会”、“××局革命委员

会”、“××公社革命委员会”、“××大队革命委员会”、“××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还有革委会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办事组”、“后勤组”、“保卫组”都得刻公章。李半仙的刻刀换了一把又一把，后门口的磨刀石矮了一寸又一寸，木梓树锯了一棵又一棵。这次高潮，除赚钱外，一个重要收获是儿子李小仙学会了刻章。李小仙是临战磨枪仓促上阵的。李半仙在印模上写了字，李小仙刻。开始刻得慢，毛毛糙糙的，刻完了送给父亲修一修，在木柄上戳个“上”字，也就那么一回事了。后来，就完全可以独立操作。

两次高潮挨得近，一过去，冷清了好几年。李半仙不免有些寂寞孤独之感，进项也少了许多，一家人生活都有些困难，不得不动用前两次高潮之中的积蓄。他每天早晨卧在床上听广播匣子的新闻联播，总想从中捕捉刻公章高潮到来的音讯儿。

李小仙高中毕业，被打发参了军，到青海一个什么番号的部队上去了。

谁知儿子才走，第三次刻公章的高潮又猝不及防地到来了：撤区并社。原来的区改成公社，原来的公社改成管理区，像五八年那样。区和公社一改，区直和社直机关的名称统统得改。供销社、粮管所、食品所、林业站、卫生院、兽医站、中学、小学的公章都得重刻。从四面八方一下子都拥到李半仙的工作台上来了。他夜以继日，连续作战，刻得腰酸臂痛手指发僵，刻得精疲力尽身心交瘁，刻着刻着不耐烦了，就拿老婆出气：“就你个婆娘，头发长见识短，两天没有章子刻，就沉不住气了，天天嚷着要小仙参军参军！看看，人一走，

生意就来了！你硬是要把老子累死！连个帮手也没有！”老婆不气，任他骂。她一边轻轻地给丈夫摇蒲扇，一边细细地跟他商量：“老头子，别急，儿子走了还有姑娘嘛，是不是叫她停了学，回来给你打下手？读那个书有个么用呀？”

李半仙放下刻刀，端起紫砂小壶抿了两口茶，笑了：“你看我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还有俊仙嘛！好，叫她回来。这碗饭吃得！公章总是刻不完的！今天撤区并社，说不定过两年醒过来了又撤社建区哩！”

半仙，半仙，半个神仙，他的话果真应验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文件下来了，取消公社，恢复区的建制，原来的管理区改成乡，大队改成村，生产队改成组。李半仙得知这一消息，捧着紫砂小壶，趿着新买的人字带海绵拖鞋，在小街上晃荡过来溜达过去：“怎么样？看见了吧！前几年我就说过，迟早得恢复五十年代的区、乡、村、组，怎么样？有些狗日的说我吹牛，成真的了吧！”街两边的邻居搭腔：“半仙，别雕章子了，去当算命先生吧，只动嘴不动手，还轻松些！”“老李呀，你比算命先生还灵，再修炼修炼，就不止半仙，而整个是神仙了！”

李半仙好不得意，忙得快活，不时还哼一段京戏《捉放曹》。

就在李半仙及其女儿李俊仙在家大刻其××区、××乡、××村的圆疤疤公章之时，远在青海的李小仙离经叛道，造老子的反，造自己名字的反了。几年部队生活和篆刻实践，使他充分认识到原名的俗气、女人气、小家子气，向组织递交申请断然要求改成：李晓轩！首长见他听话，聪明，好学，

最近又迷上了篆刻。念他是个军地两用人才的好苗子，又为自己治了几方很雅致的印章，也就同意了。李晓轩读了一些书，结交了一些文化人，篆刻作品又在军队和地方小报刊上填充了一些版面的空白之后，他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种认识：雕章并非治印。他深刻反省了父亲雕章的俗气、匠气、工艺气、手工业者的行业气，认为那样弄一辈子也无一点艺术可言。他决心脱毛、换血、涅槃、脱俗，使自己的人连篆刻整个地变得高雅起来，探索古老传统艺术的现代化路子。他有时喝得酩酊大醉，抓起笔来练狂草，学怀素和尚学毛泽东；有时三更半夜从热被窝里拱出来赤身裸体地卧在地面上谛听天籁等待灵感；有时星期天独个儿呆坐半天皱着眉头一言不发；有时同战友们上街走到半路忽然转身飞跑回军营写作。弄得别人以为他神经失常，说他夜间总没有睡着白日又像没睡醒，晨昏颠倒，又神魂颠倒，名字改了人也变了。于是，他在连队渐渐不受欢迎了。

在李半仙、李俊仙迎来又一次刻公章的高潮时，李晓轩冷不丁复员回了县城。他参军前，是城镇户口，回县后可安排工作。县安置办叫他耐心等待。李晓轩有恃无恐。档案袋里那张表上，有何特长栏，他堂而皇之地填着“篆刻艺术”，还装着已发表作品的报刊剪辑，杂志那么大那么厚一本。

李晓轩居高临下傲视小城。小城的一些门楼却把他当皮球踢来踢去。问题是简单得没法再简单：县直机关都实行经费包干，一个馍馍四个人吃勉强可饱，进个人，每人都得少吃一点，哪个门楼干呢？何况，篆刻艺术，说得好听，不就

是雕章子吗？我们可不能养个人专门雕章子。李晓轩蒙在鼓里，自我感觉总是良好。

他的父亲和妹妹正在大刻“××公司”、“××中心”、“××总汇”、“××商行”、“××经理部”、“××咨询部”、“××情报站”、“××函授部”、“××信托公司”、“××开发公司”、“××服务部”的公章，忙得不可开交，请他帮帮忙。反正正在等分配，没事干，你又不是不会刻，参军前就刻过，来刻，来刻，刻一个就十几元几十元呀！李晓轩一声：“劳么子！什么玩意儿？”转身就走，那嘴角眼梢流露的那份轻蔑，那份不屑一顾不为所动的情形，父亲和妹妹都难以忍受。

李晓轩自有他的道理：不能让那俗气匠气小家子气玷污了亵渎了他心目中神圣的艺术。白天，他泡在县图书馆报刊阅览室里，杂志他一种一种地翻，报纸他一张一张地翻，不时掏出小本子来用签名笔记一记，写上一句什么。夜晚，他关在住房内，坐在案前，在密纹钢板上铺起蜡纸，用不同形状的铁笔，在上面划、磨、刮、修、补，然后用简易油印机一印几十份，上百份，几百份……

偶尔，在省市和县的小报外刊内刊的版面疏朗处，出现他的篆刻作品。

李晓轩最后被安排在县志办公室，只是个拿工资的地方，没有多少事要他做，也无须天天上班。他照样天天上图书馆报刊阅览室，夜夜刻钢板印篆刻作品。

没过多久，该县作为全省政治体制改革试点县，省里地区派来人员不少的工作队，第一步就是精简机构，光收公章就收了几麻袋，李晓轩调侃起李半仙：“老人家，这次可没有

你的生意了！好好歇着吧！”

李半仙揪了儿子耳朵，说：“狗日的，你懂个屁，机构是越精简越多，大生意又要来了！你这个啥毡篆刻艺术，给我收起来，准备回家给老子帮忙吧！”

鳖 王

花屋湾小学教师李满栓会逮鳖。逮鳖逮出了名。方圆几十里，谁不知道李满栓是个逮鳖大王呀！说溜了嘴就说成鳖王李满栓，顺口些，也好。

鳖有4只爪，像桨，能划水；当脚，会爬路。又叫脚鱼。脚鱼背上盖个硬壳壳，盾牌铠甲一般，有防御能力，通称甲鱼。至于叫成王八，那是骂人了。街边、村头、车上，几个人一围，打扑克，谁输了一盘，就在他名字上边画一笔。第一笔是鳖身，呼隆一个圈儿；鳖头又一笔，加个小圈儿；4只爪4个小椭圆；最后用笔长长地那么一拖，算是尾巴。7笔完成一个王八，写意传神的漫画像，很逗。于是哄起来：王八哟，王八哟，掏钱请客罗！快活得像是神仙。其实，王八并不光彩，老婆偷野老公才是，男人们似乎都不大情愿。偶尔谁倒霉当上了，就会被别人背后指指戳戳，骂上一句王八。打扑克捉王八纯粹是闹着玩，当不得真的。

李满栓是真的当了王八。

他在10里之外的小学教书，一周吃住在学校。平常总星期六晚上回家。有一个星期六晚上，他摸夜路跑了几十里到朋友家借粮，吭哧吭哧背回一口袋包谷，蹑在门口，天还不亮。他敲门，敲了好一会儿，妻子说来了来了，总不来。门吱呀一开，闪出一条身影，没跟他照面就跑。李满栓一下子悟出了什么，一声唤：站住！几十米外，那人停了脚步，转身，说：“李满栓，拿口袋去队屋里称粮，就说是我说的！”便转弯下了石坎。

李满栓没追。他听出那是队长的声音。那时候的队长，说怎样就怎样，社员是马虎不得的。但他又忍不下这口气，捡起一块石头，往石坎下砸过去，穿过一丛树的枝叶，落在什么地方了，听见一声叫唤后脚步声急促了起来。

冲进里屋，他揪住妻子的头发就打。妻子没反抗，不说话，只是哭，任他打。哭声越来越弱，呜呜咽咽的了。4个儿女跪成圈，抱住他的腿，抓住他的手，才停。

后来妻子对他说，几天没粮了，求队长，队长说你一人干活，5个人吃队里的口粮，饿死也活该。你男人能干嘛，找他去，有工资嘛，找我干啥？剥薯藤，剗野菜，对付了几天。昨晚又去找他，他嬉皮笑脸地说，跟我睡一夜，明儿早给你称粮。床铺好，擦香点，他不回来我就来。只当是玩笑。谁晓得你真的没回来，他真的就来了。听见敲门我还以为是你才开呢！

轮到李满栓揪自己的头发打自己的脸了。

妻子拦他，说：“你一月才34元5角，都带回来也不够买口粮呀！满栓，回来干活，不教那个书了！再苦，再累，和你

在一起，也有个依靠。队长那条色狼，队里哪个女人逃脱了的？”

李满栓要辞职，校长不答应。

校长也是农村人，晓得李满栓的苦处，给他困难补助，让他回家买口粮。谁知妻子打那之后，三天两头病，治一治，拖一拖，最后送到县里抢救。医疗费花了几百，全是校长批准借的公款。

1971年贯彻二·五指示，打击经济犯罪，校长被撤职，勒令李满栓3个月之内还清欠款，不然，得坐班房。

到哪儿去偷，去抢，去剝窟窿打洞呢？

李满栓这才想起来逮鳖。

鳖也不是好逮的。

李满栓的父亲水斑鸠会逮鳖。合作化之前，水塘还是私人的。水面漂一只小船，船头上站着水斑鸠，武士一般雄赳赳的，高扬起一只舀粪的长柄木勺子，奋力向水面猛扣，猛砸，水域受不了无情的冲击，“噗哧——噗哧——”地叫唤，浪就激起来，一圈一圈往四周扩散，朝岸边涌去。噗哧一阵子后，瞅水面，见哪儿有气泡一串串地冒，船便飞拢去。水斑鸠操一柄雪青的钢叉，扎将下去，提起来就是一只大鳖。李满栓从船尾爬过去，从叉尖上拔下鳖来，塞进鱼篓里。这是深水作业。塘边上，浅水处，水斑鸠跳下去，嘴里叼根香烟，两脚踩着塘底的泥沙慢悠悠地移动，移动，只要他一口吐掉香烟，猛弯腰，手插进水底，就捉住一只活鳖，水淋淋的。水斑鸠还教儿子认鳖爬的路，夜晚教儿子用手电筒照沙滩上的鳖。雪亮的灯光一罩住，鳖死了一般，任你往鱼篓里

捡。最神的是，你看上去只是河湾的一块沙洲，什么特色什么标志也没有，他用手指一个地方，叫你扒沙，扒，扒，再扒，扒着扒着扒出一只鳖来，神不神？真是慧眼识老鳖。

1958年一个冬夜里，水斑鸠头一晕，倒在没遮没盖的地窝子焖铁炉里，化做一缕青烟去了，附近的鳖得以延年益寿并抓紧繁衍子孙。

十几年后李满栓继承父辈逮鳖事业是偷偷摸摸的。深更半夜，握一支三节手电，挎一个束口布袋，幽灵一般在河湖沟汊游来泳去，逮住一只鳖，往口袋里一塞，束住口，挎上。没事儿一样地又走。不逮满一口袋，他不罢休。摸夜路，跑到邻县县城的餐馆去卖。那时，猪肉七八毛一斤，鳖嘛，卖个一元二三。一口袋，挣它二三十元，不简单！如此奋战了一个暑假，一大叠钞票还清了为妻子治病借用的公款。

如释重负，李满栓扯起脖子睡了三天三夜，鼾声如雷。睁开眼睛，县文教局派员来查，追问他哪来的这多钱。李满栓梆硬，一不是偷的，二不是抢的，你甭管！政策攻心，上挂下连，七斗八斗，李满栓才竹筒倒豆子。被带进县城，丢进“一打三反学习班”。正缺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呢！暑假里逮鳖？谁批准你暑假里逮鳖呀？你身为人民教师，一不参加生产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二不组织学生上好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课；三不参加一打三反，投入革命大批判。没日没夜地逮鳖，谁能证明你不是以逮鳖为幌子搞反革命串连搞破坏活动呢？唉？全县两三千名教师都去逮鳖，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还贯彻得下去吗？唉？有一张大字报写得很恶谑，题为《当王八的捉王八》，还配了插图。两只王八，

一绿一黑，相映成趣，人们看了就议论李满栓的老婆当年跟队长怎样怎样，绘声绘色，平添许多生动细节。是夜，李满栓用裤腰带吊颈，吊也未吊死，被“造反派”们解救下来，脖子上缠着绷带，又要猴般地斗了一回。于是，周围的鳖再度得以延年益寿并抓紧繁衍子孙。

关于李满栓经济冤案的平反，那已是三中全会以后的事了。在这同时，文教局收到一封信，内装李满栓请求留职停薪的报告。不管批不批准，他又在光天化日之下干起逮鳖的营生了。生意兴隆，逐步升级。

先是挎着束口布袋步行在本县县城卖；

再是拎着手提包搭汽车去地区卖；

又是扛着大提包乘火车到省城卖；

后是托运大编织袋坐飞机下广州卖。

鳖价由每斤4元而8元而12元而20元再翻到40元。

北鳖南运的事业欣欣向荣！

南国的餐桌上相继开发出烧鳖块、嫩全鳖、霸王别姬（鸡、鳖煨汤）、火烧赤壁（酒精烹烧的鳖）、烩裙边等，烹饪出让食客们越吃越馋越吃越刁又越吃越贵的花色品种来。

无鳖不成席！

领受鳖之鲜美一快朵颐的先生们女士们，若知道这是中原鳖王李满栓的厚赐，必然会感谢他的大恩大德哩！

李满栓从花屋湾搬进县城，住进他在城边风景秀丽处盖的那座三层楼的花园小洋房的第一天起，花屋湾村的村长即原来的那个生产队长就开始告状。告李满栓小洋楼的每一片瓦都是一只鳖壳，告李满栓不管乡亲只顾个人发财致富，告